

西遊原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西遊原旨

五（清）劉一明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六十七回

拯救駝羅禪性穩

脫離污穢道心清

却說三藏四眾脫離了小西天，忻然上路，行經箇月程途，正是春深花放之時。三藏勒馬道：「徒弟呵，天色晚矣，往那條路上求宿去？」行者笑道：「師父放心，前行自有宿處。」正議論間，忽見一座山莊不遠，行者道：「好了，那樹叢裡不是箇人家？我們好去借宿。」長老至庄前，忻然下馬，只見那柴扉緊閉，長老向前敲門，裡面有一老者，手拖藜杖，開了門，問是甚人。三藏合掌躬身道：「貧僧乃東土差往西天取經者，適到貴地，天晚特造尊府借宿一宵，萬望方便。」老者道：「和尚你要西行，却是去不得呵，此處乃小西

天若到大西天路遙甚遠且休道前去艱難只這箇地方已是
難過三藏問怎麼難過老者用手指道我這庄村西去三十餘
里有一條稀柿衕山名七絕三藏道何爲七絕老者道這山徑
過有八百里滿山盡是柿果古云柿樹有七絕一益壽二多陰
三無鳥巢西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故名七絕
由我這做處地濶人稀這深山亘古無人走到每年家柿子熟
爛落在路上將一條夾石衕衕盡皆填滿又被雨露霜雪經歷
過夏作成一路清穢這方人家俗呼爲稀屎衕但刮西風有一
股穢氣就是淘東園也不是這般惡臭如今正值春深東南風
大作穢氣還未聞見也三藏心中煩悶不言行者忍不往高叫

道你這老兒甚不通我等遠來投宿你就說出這許多話來說人十分你家沒處睡我等在樹下蹲一蹲也就過了此宵何故這般絮聒那老者見了他相貌醜陋便也捺住口硬著膽喝了。一聲用藜杖指定道你這癆病鬼不知高低尖著箇嘴敢來冲撞我老人家行者陪笑道老官兒你原來有眼無珠不識我這癆病鬼哩相法云形容古怪石中有美玉之藏你若以言貌取人便就差了我醜便醜却到有些手段專會降魔捉怪哩老者聞言便回嗔作喜躬身請進遂此四衆牽馬挑擔一齊進去到裡面老者安坐待茶又叫辦齋少頃移過桌子擺設許多素品師徒們儘飽一餐吃畢八戒扯過行者說道師兄這老兒始初

不肯留宿。今返設此盛齋，何也？行者道：必有緣故。待我問他。不多時，漸見黃昏。老者又抖掌燈。行者問道：公上高姓？老者道：姓李。行者道：貴地想就是李家庄了。老者道：不是。這里喚做駝羅庄，共有五百多人家居住。別姓居多，惟我姓李。行者道：李施主府上，有何善意，賜我等盛齋？那老者起身道：纔聞得你說會拿妖怪，我這裡却有箇妖怪，累你替我們拿上，自有重謝。行者就朝上唱箇喏道：承照顧了。八戒道：你看他惹禍，聽見說拿妖怪，就是他外公也。不這般親熱，預先就唱箇喏。行者道：賢弟，你不知道我唱箇喏，就是下了箇定錢，他再不去請別人了。便問老者道：你這貴處地勢清平，又許多人家居住，有甚麼妖精敢到這

去處來老者道不瞞你說我這里久矣康寧只前三年六月間忽然一陣風起那時人家甚忙打麥的在場上插秧的在田裡俱着了忙只說是天變了誰知風過處有箇妖精將人家牧放的牛馬猪羊吃了見雞鵝團團嚙過男女夾活吞自從那次這二年常來傷害長老呵你若果有手段拿了妖精掃淨此土我等決然重謝不敢輕慢行者道這箇却是難拿八戒道真是難拿我們行脚僧借宿一宵明日走路拿甚麼妖精老者道你原來是騙飯吃的和尚初見時誇口弄舌說會降妖縛怪及說起此事就推却難拿行者道老兒妖精好拿只是你這方人家不齊心所以難拿老者道怎見得人心不齊行者道妖精攪擾了

三年也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我想着每家只出銀一兩，五百家可湊五百兩銀子，不拘到那里也尋一個法官把妖拿了，却怎麼就甘受他三年磨折？老者道：若論說使錢好道也，羞殺人，我每那家不花費三五兩銀子，前年曾訪着山南裡有箇和尚，請到此拿妖，未曾得勝。行者道：那和尚怎的拿來？老者道：

那和尚披領袈裟，先談孔雀，後念法華，香焚爐內，手把鈴拿。羊豕驚動妖邪，風生雲起，徑至庄家，僧和怪鬪，其實堪誇。一拳搗一進，一把抓和尚，還相應，相應沒頭髮，須臾妖怪勝，徑直返煙霞。和尚却不見，原來晒乾疤。我等家人近前看，光頭打的似個爛西瓜。

行者笑道：「這等說吃了虧也。」老者道：「他也只捨得一命，還是我們吃虧，與他買棺殯葬，又把些銀子與他徒弟，那徒弟心還不歇，至今還要告狀，不得乾淨。」行者道：「再可曾請甚麼人拿他？」老者道：「舊年又請了一個道士，行者道：『那道士怎麼拿他？』」老者道：「那道士」

頭戴金冠，身穿法衣，金牌敲响，符水施為，驅神使將，拘到妖魘，狂風滾上，黑霧迷上，即與道士兩個相持，鬧到天晚，怪返雲霓，乾坤清明上，我等衆人齊出來尋道士，渾死在山溪，撈得主來，大家看，却如一個落湯雞。

行者笑道：「這等說也吃虧了。」老者道：「他也只捨得一命，我們也」

又使勾欄數錢糧行者道。不打緊。不打緊。等我替你拿他老者。
道。你若果有手段。拿得他。我請幾個本庄長者。與你寫個文書。
若得勝。憑你要多少銀子。相謝。半分不少。如若有虧。切莫和我
等放賴。各聽天命。行者笑道。這老兒被人賴怕了。我等不是那
樣人。快請長者去。那老者滿心懽喜。即命家僮請了八九位老
者。都來相見。言及妖怪一事。無不忻然。眾老問是那一位師父
去拿。行者以手道。是我小和尚。眾老悚然道。不濟不濟。那妖精
神通廣大。身體狼狽。你這個長老瘦上小上。還不勾他填牙齒。
縫。聖。不。身。又。道。老官兒。你估不出人來。我小自小結實。却是吃
了磨刀水。秀氣在內。裡象老者見說。只得依從。道長老拿住妖

精，你要多少謝禮？行者道：何必說要甚麼謝禮？我等乃積德的和尚，決不要錢。衆老道：既不要錢，豈有空勞之理？我等各家俱以魚田爲活，若果降了妖，我等每家送你兩畝良田，共湊一千畝，坐落一處，你師徒們在上起蓋寺院，打坐參禪，強似方上雲遊行者。又笑道：越不停當，但說要了田，就要養馬當差，納糧辦草，黃昏不得睡，五鼓不得眠，好倒弄殺人也。衆老道：諸般不要，却將何謝？行者道：我出家人，但只是一茶一飯，便是謝了。衆老道：這箇容易，但不知你怎麼拿他。行者道：他但來，我就拿住他。衆老道：那怪大著哩，上拄天，下拄地，來時風去時霧，你却怎麼近得他？行者笑道：若論呼風喚霧的妖精，我把他當孫子罷。

了、若說身體長大一發不難、正講處、只聽得呼七風响、慌得那
八九箇老者戰七兢七道、這和尚盪醬口、說妖精、妖精就來了、
那老李開了腰門、把幾箇親戚連唐僧、都叫進來、進來、妖怪來
了、說得那八戒沙僧也要進去、行者兩隻手扯住道、你們忒不
循理、出家人怎麼不分內外、站住、不要走、同我去看七是箇甚
麼妖精、遂一把拉在天井裡、站下、那陣風越發大了、慌得那八
戒戰兢伏地、把嘴拱開土、埋在地下、却如釘了釘一般、沙僧紫
着頭臉眼也難睜、行者聞風認怪、一霎時風頭過處、只見那半
空中、隱七的兩盞燈來、即低頭叫道、兄弟們、風過了、起來看、那
趺子扯出嘴來、抖抖灰土、仰着臉朝天一望、見有兩盞燈光、忽

失聲笑道：「好耍！原來是箇有行止的妖精，該和他做朋友。」沙僧道：「這般黑夜，怎麼就知他好？」八戒道：「古云：夜行以燭，無燭則止。你看他打一對燈籠引路，必定是箇好的。」沙僧道：「你錯看了，那不是燈籠，是妖精的兩隻眼亮。」那猓子就說矮了三寸道：「爺！呀！眼有這般大，不知口有多少大哩！」行者道：「賢弟莫怕，你兩箇護持著師父，待老孫上去討他箇口氣，看他是否妖精。」行者縱身打箇唵，跳到空中，執鐵棒厲聲叫道：「慢來，慢來，有吾在此，那怪見了，挺住身軀，將一根長鎗亂舞。」行者問道：「你是那方妖怪，那怪更不答應，只是舞鎗。」行者又問，又不答。行者笑道：「好是耳聾口啞，不要走，看棍！」那妖更不怕，亂舞鎗遮攔在那半

空中一來一往，闖到三更時分，八戒沙僧在李家天井裡看得明白，原來那怪只是舞鎗遮架，更無半分兒攻殺。行者一條棒不離那怪的頭上，八戒笑道：「沙僧，你在這裡護持，讓老豬去幫打幫打，莫教那猴子獨幹這功。」領頭一鍾酒，獸子即便跳起雲頭，舉鎚就築那怪。又使一條鎗抵住，兩條鎗就如飛蛇掣電，八戒誇獎道：「這妖精好鎗法，不是山後鎗，不是纏絲鎗，又不是馬家鎗，想是箇軟柄鎗。」行者道：「那里有個甚麼軟柄鎗？」八戒道：「你看他使出鎗尖來，架住我們，不見鎗柄，不知收在何處。」行者道：「或者是箇軟柄鎗，但這怪物還不會說話，想是還未歸人道。濁氣還重，只怕天明時陽氣勝他，必要走，但走時一定赶上，不可。」

放他八戒道正是正是又鬧多時不覺東方發白那怪不敢戀戰回頭就走這行者與八戒一齊趕來忽聞得那污穢之氣觸人乃是七絕山稀柿衙也八戒道是那家淘毛廁哩臭氣難聞行者悔着鼻子只叫快趕快趕那怪物攔過山去現了本像乃是一條紅鱗大蟒八戒道原來是這般一箇長蛇若要吃人呵一頓也得五百箇還不飽足行者道那軟柄鎗乃是兩條信條我們趕他困了從後打出去這八戒縱身趕上將鈇便築那怪物一頭鑽進窟裡還有七八尺長尾耙露在外邊八戒放下鈇一把攔住道著手著手儘力氣往外亂扯莫想扯一動一毫行者笑道馱子放他進去自有處置不要這等倒扯八戒真箇

撒了手，那怪縮進去了。八戒怨道：「纏不放手時，半截子已是我拿的了，是這般縮了，那能再得他出來？」這不是叫做沒蛇弄了。行者道：「這廝身體狠頑，窟穴窄小，斷然轉身不得，一定是逼纏直攏的，定有箇後門出頭，你快去後門外攔住，等我在前門外打那獸子真箇一溜烟跑過山去，果見有箇孔窟，他就扎住脚，還不曾站穩，不期行者在門外，使棍子往裡一搗，那怪物護疼，徑往後門攏出，八戒未曾防備，被他一尾耙打了一跌，掙扎不起，睡在地下，忍疼行者見窟中無物，舉着棒跨過來，叫趕妖怪，那八戒聽得吆喝，自己害羞，忍着疼爬起来，使耙亂撲行者，見了，笑道：「妖怪走了，你還撲甚的？」八戒道：「老猪在此打草驚蛇。」

哩行者道：活猱子快赶上，三人趕過澗去，見那怪盤做一團，昂起頭來，張開巨口要吞八戒，八戒慌得往後飛跑，這行者反向上前，被他一口吞之。八戒搥胸跌脚，大叫道：哥耶，傾了你，也行者，在妖精肚裡，支着鐵棒，搗八戒，莫愁，我教他搭過橋兒你看，那怪物躬起腰來，就像彎腰路，東虹，八戒道：雖是像橋，只是没人敢走，行者道：我再叫他變做船兒你看，在肚裏將鐵棒撐着他，肚皮那怪物肚皮貼地，翹起頭來，就是一隻賴保船，八戒道：雖是像船，只是沒有梳蓬，不好使風，行者道：你讓開路，等我叫他使箇風，你看，又在裡面儘著力，把鐵棒從脊背上搨將出去，約有五七丈長，就似一根梳杆，那厮忍疼，拚命往前一攏，比使